

基隆和平島考古出土西班牙殖民時期相關遺物¹

■ 謝艾倫

和平島近年考古出土的諸聖教堂遺構及其附屬墓葬群，以及同時代的巴賽人（Basay）聚落遺址，為西班牙人於十七世紀初期殖民北臺灣的歷史提供嶄新的研究資訊與視角，再現了大航海時代雞籠的歷史現場。本文以島上兩個遺址與大航海時代相關聯的多元考古發現（包括貿易品、生活用品、建材及宗教用品等）為主軸，揭示考古遺物與脈絡如何幫助我們認識西班牙人到來之前東亞海域人群的發展及其對外活動，以及大航海時代全球貿易、宗教傳播與政治擴張間綿密的關係。

和平島位於基隆市東北，為距臺灣最近的離島，由社寮島、桶盤嶼、中山仔嶼三島組成，其與正濱漁港所組成的小港灣，為近代早期文獻中的重要港口——雞籠——的位址。西班牙帝國殖民北臺灣時，即以此處為主要據點，在島上建有以聖薩爾瓦多城為首的諸多堡壘及其他建設。其實西班牙人早在有意掌控艾爾摩莎²之前，即由馬尼拉的唐人認識雞籠在當時東亞海域貿易上的重要性。1590年代製作的《馬尼拉手稿》（*Boxer Codex*）中，就有一幅描繪雞籠當地原住民（也就是今日學界所稱之巴賽人）的圖像。（圖1）直到1626年，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佔領大員地區，對西班牙的海上商貿網絡造成威脅，以及天主教會向東亞世界傳播福音的理念，馬尼拉總督 *Fernando de Silva* 決定佔領北臺灣。西班牙此次的擴張嘗試就事後看來當然是不成功的，由於繼任總督政策的轉變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事壓迫，西班牙人於1642



圖1 1590年代 作者不詳 馬尼拉手稿裡的雞籠人 ff. 170
courtesy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diana



圖2 和平島C考古遺址的煉鐵現象（中央紅土區） 作者攝

年結束短暫的統治，島上大型建設為荷蘭人所毀。隨著由聖薩爾瓦多城稜堡改建的北荷蘭城於1930年代被夷平以及港口城市發展重心的轉移，西班牙帝國及天主教在北臺灣的足跡似乎就此灰飛湮滅，相關歷史記憶不復流傳於當地社群，甚至菲律賓史家及天主教社群也未必知曉這段歷史。

近十年來和平島上考古發掘的推展，為我們重新揭開這個地區長期的人群活動樣貌。島上的考古學史可以追溯自日本考古學者於1930年代北荷蘭城被夷平之前於城址（今預設為和平島A考古遺址）做的短暫考古發掘，當時發現了原住民的墓葬，但對其年代並無討論。另又發現銀

幣一枚，可惜已佚失。此後雖然島上偶有考古調查，但是直至2011年以來考古團隊於和平島B、和平島C考古遺址的一系列發掘，我們才對島上的整體人類活動歷史有較為明確的認識。³和平島B考古遺址位於中央丘陵區西側，海拔相對較高，和平島C考古遺址則位於中央丘陵區東側靠八尺門岸邊。這兩個遺址至今出土的資料顯示，島上於新石器時代晚期於和平島B考古遺址位置有人群聚居，出土的陶器包含圓山文化及植物園文化的特徵。到了鐵器時代，和平島C考古遺址可能為長期聚落所在，並有煉鐵作坊（圖2），和平島B考古遺址的位置部分為墓地，部分區域則可能為鐵工藝作坊。島上鐵器時期的

文化層與現象出土豐富多元的外來物，尤其是玻璃珠與硬陶器，再一次印證了鐵器時期的北臺灣為東亞海域貿易的一環。西班牙人來到島上時在和平島 B 考古遺址的位置建立了諸聖教堂暨修道院，和平島 C 考古遺址則與巴賽人的聚落重疊。到了清代，後者仍是巴賽人的聚落所在，與住在島的另一端的漢人聚落相對。⁴ 至於不是聚落所在的和平島 B 考古遺址，考古團隊則在部分區域發現鍛鐵活動的痕跡。⁵ 到了日治時期（1895-1945），上述兩地的地景都疑似因為島上船廠的相關建設而再度改變，實際發展則有待進一步探索。

上述諸多發現中，西班牙殖民時期所遺留的諸聖教堂石造地基遺構以及共伴的墓葬群，以及同時代的巴賽人聚落及煉鐵現象，無疑是大航海時代考古學的重要發掘成果。除了這些特殊的結構與現象，遺址歷年來也在生活面、墓葬等不同的考古脈絡出土許多重要文物。生活面的部分，由於和平島 B 考古遺址發掘的主要位置為教堂區及墓葬，和平島 C 考古遺址則為煉鐵區，兩地都沒有發掘到生活核心區或是垃圾坑，遺物的數量不是特別豐碩。B 遺址更是沒有形成一個單獨代表十七世紀的文化層，需要憑對遺物本身的了解解讀遺址內涵。即使有這些限制，兩個遺址還是出土了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前半一些代表性的陶瓷器，與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網絡背景相呼應。這些陶瓷器主要來自中國南方，包含來產於江西景德鎮、福建漳州，以及福建—廣東一帶但確切位置難以確認的民窯的青花瓷、福建德化的白瓷、來自閩北的安平壺，以及疑似來自廣東汕頭的龍紋（或鳳紋）貼飾硬陶大罐。少數可辨認的非中國陶瓷器皿，則包括泰國製硬陶及歐洲鹽釉器的殘件等等。其中和平島 C 考古遺址有零星安平壺



圖 3 16 世紀末～17 世紀初 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的克拉克青花瓷殘件（HPDB19-PP-006，殘長 179mm） 國立故宮博物院拍攝



圖 4 17 世紀初 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的金屬帶扣（左到右：HPD B19-I-235，寬 35mm；HPD-B-I-SM-01，寬 41mm；HPDB22-M-200，寬 14mm） 國立故宮博物院拍攝

殘片出土於早於十七世紀的層位，呼應了近來研究對於安平壺輸入臺灣始於前歐洲殖民時期（也就是早於 1620 年代）的論點。相似的交換趨勢也可見於夾金屬箔玻璃珠，其最初的輸入可能早於十七世紀，但是在在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這類物品的輸入量能在新的貿易網絡中可能有所提高。⁶

景德鎮與漳州的青花外銷瓷是這個時期出土瓷器的大宗，包括一般認為以外銷西方世界為目標市場生產，以器身開光設計為特色的克拉克瓷器（kraak porcelain）。克拉克瓷器至今只有在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能辨認的器型只有盤類，大小不一，盤心繪有鳥類、開光處繪有八寶吉祥圖案，為同類中常見的樣式。另一方面，和平島 C 考古遺址則至今沒有發現克

拉克瓷，似乎暗示了殖民者或唐人商販對於瓷器的品項差異有明確認識，並對其流通有相當的掌握。然而，我們也不能排除原住民另有一套認識、使用瓷器的方式。考古出土的隨機性是另一個解釋的方式，畢竟學者至今在和平島 C 考古遺址的工作有限，而同時期宜蘭淇武蘭遺址的發現顯示當地的噶瑪蘭人可獲得多元豐富的外銷瓷，包括克拉克青花瓷。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青花瓷中，除了漳州窯品質差異明顯之外，景德鎮克拉克瓷就釉色來說，品質也是參差不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雞籠作為殖民邊陲的消費脈絡（圖 3），這點與同時代澳門聖奧古斯丁教堂周遭出土質量豐富的外銷瓷殘件相較更為明顯。⁸陶瓷器之外，和平島 B 遺址

另出土一件玻璃容器殘件，扁平稍帶弧度，可能為一歐洲酒瓶的底部。

金屬帶扣是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大航海時代層位少數來自西方世界的遺物之一，至今的發掘皆出土於生活面。（圖 4）所謂帶扣為連接皮件之間的物件，鞋子、皮帶、帽子、及膝褲管、皮包、馬具、劍袋等等生活物件都包含帶扣，其發明可追溯自前羅馬時代，直至今日，帶扣在我們的生活中仍扮演一定角色。（圖 5）由於用途廣泛，除非具有特殊的設計或考古脈絡資訊，帶扣的年代及各別具體功用通常難以做精準的推斷。不過至今與西班牙殖民史相關的遺址中，與及膝褲管及鞋子相關的帶扣要到十八世紀法國影響西班牙時尚後才出現。⁹和平島 B



圖 5 墨西哥市皮件材料行所陳列的各種帶扣 作者攝



圖 6 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基督徒式墓葬 作者攝

考古遺址至今共出土三件帶扣，其中兩件由兩個半圓形組成，與中間的直條一體成型。¹⁰ 一件全器完整，連扣舌都還留存，但是表面鏽蝕嚴重，不清楚是否有紋飾，另一件一半佚失，但是殘件表面簡單的模製淺浮雕裝飾清楚可見。第三件亦為殘件，藉由比對 1600 年沉於馬尼拉外海的 San Diego 號沉船出水遺物可知，其全器應類似八字，但兩個圓圈各朝不同方向開口。近代早期的帶扣多為銅合金，相較於鐵器更容易保留於遺址，和平島出土的這些遺物雖然因為資訊不足難以確切推斷其原本屬於哪一種器物的部件，但它們提醒我們上述各種複合媒材物件亦是殖民地日常的一環。

生活面之外，和平島 B 考古遺址至 2023 年

為止共出土二十四具墓葬，其中十九具的葬姿為仰身直肢，雙手交疊或交握於胸前或腹部，明顯為泛基督教形式的墓葬，與臺灣原住民的葬式有別。（圖 6）這些墓葬分布於教堂內部與西側，墓壙大多與教堂軸線平行，只有少數與教堂主結構垂直。由於沒有出土墓碑，我們對於長眠於此的亡者沒有個人化的資訊，但是可以推斷埋於教堂內的幾具墓葬應為地位較高的神職或行政人員。除一空墓壙外，其餘墓葬的人骨保存狀況良好，由體質特徵判斷皆為年輕男性，族群則可能十分多元。這些墓葬並沒有葬具伴隨出土，但是由教堂內部壙穴邊緣出土的少數鏽蝕鐵釘可以判斷當時一些墓葬應該有使用棺材下葬。此外，人骨肩膀緊縮、腳趾緊靠這些特徵，也顯示當時

有使用裹屍布包裹遺體。¹¹ 相較於擁有豐富陪葬品的原住民墓葬，這些基督徒式墓葬可說十分樸素。考古團隊至今只有在兩座基督徒式墓葬發現陪葬品：位於教堂最深處的墓葬伴隨出土了一個小型銅質金屬十字架殘件，這類物品多做為個人護身符之用，其末端的造型顯示這個十字架有可能是十七世紀流行於西班牙地區，有雙橫槓的 Caravaca 十字架，但是由現存殘件也不排除為一般十字型式。（圖 7）教堂西側的另一墓葬則於胸前出土了金屬珠一件，作為最推崇使用玫瑰念珠的道明會（Dominican Order）的墓園，此件金屬珠可能為玫瑰念珠的部件，其餘部分不排除為當時最常見的木質念珠。¹² 這些墓葬及陪葬品的出土，無疑加強確認了此地出土遺構為教堂的推斷。



圖 7 17 世紀初 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十字架殘件 (HPDB19-I-236, 寬 19mm) 國立故宮博物院拍攝



圖 8 17 世紀初 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的窗貝 (HPDB19-ST-002, 長 83mm, 寬 78mm, 厚 2mm) 作者提供



圖 9 (左) 17 世紀初 和平島 B 考古遺址出土的青花瓷磚殘件 (HPDB22-PP-1543, 殘長 25mm, 厚 15mm) 作者提供
(右) 約 1638 ~ 1645 訂製中國瓷磚 荷蘭國家博物館藏 (AK-RBK-1976-58-C, 長 130mm) 取自館藏官網: <https://www.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AK-RBK-1976-58-C>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23 年 10 月 20 日。

最後，教堂的建築結構本身，亦是體現殖民地政治、經濟、宗教多層次網絡交織重要的物質文化。教堂作為「上帝的房子」，為西班牙殖民者精神上的寄託，殖民活動正當性的代言，以及殖民地日常活動的核心。諸聖教堂的選址與座向，與傳統基督教的理想不甚貼近，卻十分符合《印地亞斯法典》（*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Indias*）對於殖民地教堂的指導原則。¹³ 教堂的砂岩石材及灰泥原料無疑是在地的，但是在權力擴張的脈絡下，由唐人、菲律賓賓及臺灣原住民的自願 / 非自願勞力堆疊出、對當地人而言完全陌生的地景，則是西班牙人政治、宗教意識形態的展現。遺址現場出土的紅磚、紅瓦，以及由雲母蛤加工製成，作為採光用途的窗貝皆由亞洲其他地區輸入（圖 8），雖然這些遺物在同時期漢人為主的聚落亦有發現，以本遺址的脈絡視之，都可能為教堂建築的部件，是殖民地經濟的一環，亦為殖民者於亞洲海域在地適應的例子。此外，本遺址亦出土一件景德鎮青花瓷磚殘件，其厚而扁平，邊緣分為兩層以及釉色的特徵，與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所收藏的中國訂製瓷磚十分類似，此類方形瓷磚的四角繪有歐洲傳統百合

邊飾，中間的圖案則為中式人物造型，在當時中西傳統雜揉的商品中獨樹一幟。（圖 9）

本文討論了基隆近年於和平島 B、C 兩考古遺址出土的西班牙殖民時期相關遺物，考古出土遺物雖然破碎，脈絡也不是全然理想，卻仍然提供給我們許多史料不曾記載的日常，以及關於各個族群在消費的實踐中形成的各種認同與社會關係的資訊。藉由兩個遺址的對照比較與連結，我們對於當時複雜的族群互動也能有更多發想。上述文物中，安平壺及夾金屬箔玻

璃珠輸入北臺灣的時間可能早於西班牙到此殖民的時間，反映了唐人與原住民的網絡在歐洲人進入前後的連續性。另一方面，中國製外銷陶瓷、歐洲製鹽釉器、玻璃器、金屬帶扣，與天主教信仰相關遺物及結構的出土，著實顯示出大航海時代背景下北臺灣的確在此時開創新局。藉由繼續研究這些「被遺忘的小物（small things forgotten）」，¹⁴我們也許可以揭開更多大航海時代北臺灣被封存的記憶。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註釋：

1.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西班牙殖民脈絡下的艾爾摩莎、菲律賓與世界：權力、宗教與貿易網絡的整合性歷史考古學研究」（110-2410-H-007-003-MY3）以及「尋找巴賽：和平島 C 考古遺址發掘計畫」（112-2410-H-007-079）研究成果之一。
2. Hermosa，臺灣當時在西班牙文獻中的稱呼。
3. 臧振華、謝艾倫、María Cruz Berrocal，〈聖薩爾瓦多城暨修道院考古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和平島 B 遺址〉（基隆市文化局委託，國立清華大學執行，2021a）；臧振華、謝艾倫、María Cruz Berrocal，〈聖薩爾瓦多城暨修道院考古發掘計畫成果報告書：和一路考古遺址試掘計畫（和平島 C 遺址）〉（基隆市文化局委託，國立清華大學執行，2021b）；謝艾倫、臧振華，〈基隆市和平島 B 考古遺址解說中心基地考古試掘計畫（第二期）成果報告書〉（基隆市文化局委託，國立清華大學執行，2023）；María Cruz Berrocal, "Ilha Formosa, Seventeenth Century: Archaeology in small islands, history of global processes," in *Archaeologies of Early Modern Spanish Colonialism*, ed. Sandra Montón-Subías, María Cruz Berrocal and Apen Ruiz Martínez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6), 281-302; María Cruz Berrocal Elena Serrano Herrero, Marc Gener Moret, et al. "A Comprised 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aiwan through the Long-Term Record of Heping Dao, Keelu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2 (2018): 905-940.
4. 鄭瑩憶，〈北臺灣大雞籠社的生計模式與地方社會變遷〉，《臺灣史研究》，28 卷 3 期（2021.9），頁 51-103。
5. 李宗哲，〈和平島 B、和平島 C 遺址鐵工藝遺留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6. 李珺，〈從淇武蘭出土安平壺看十七世紀東亞與東南亞間海上貿易網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1）；楊筑雅，〈北臺灣鐵器時代到近代早期的玻璃質飾品交換網絡——以和平島之考古遺址為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2）。
7. 謝明良，〈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的十六至十七世紀外國陶瓷〉，《美術史研究集刊》，30 期（2011.3），頁 83-184。
8. 盧泰康，〈澳門崗頂山坡出土陶瓷研究〉，《文化雜誌》中文版，86 期（2013 春），頁 151-177。
9. Kathleen Deagan, *Artifacts of the Spanish Colonies of Florida and the Caribbean 1500-1800* (Washington and Lond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2002), 180-192.
10. 美國考古學分類稱為 sub-round double frame with bar。
11. María Cruz Berrocal, Elena Serrano, Frederique Valentin, Cheng-hwa Tsang, Amaya Gorostiza, Elena Campoy, Rui Pereira, Antonio González Martín and Karsten Bracker, "The Study of European Migration in Asia-Pacific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San Salvador de Isla Hermosa (Keelung,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24 (2020): 233-283.
12. Deagan, *Artifacts of the Spanish Colonies*, 65-71.
13. 謝艾倫，〈十七世紀亞洲天主教堂建築的比較研究：以和平島諸聖教堂遺構為中心〉，收入蘇嘉宏編，《西班牙時代的艾爾摩莎》（高雄：國家海洋研究院，2023），頁 149-196。
14. James Deetz, 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 An Archaeology of Early American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6 (1977)).

人氣國寶

Masterpiec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三〇二展廳

20 11.7 一

20 2.4 日

OUR
BELOVED
TREASURES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